

长篇小说选刊

— 21世纪 —

新经典文库

# 狼烟北平

都梁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---

# 狼烟北平

都梁 / 著

---



天 地 出 版 社 | TIANDI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烟北平 / 都梁著. —成都 : 天地出版社,  
2017.6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22-3

I. ①狼… II. ①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0456号

# 狼烟北平

---

出品人 杨政  
著者 都梁  
责任编辑 刘倩  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 
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 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---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  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  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  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  
印 张 10  
字 数 215千字  
定 价 36.00元  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22-3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

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

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 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## 草根文化中的古都风情

安波舜

《狼烟北平》的故事重点，发生在抗战时期狼烟遮蔽下的北平。日、伪、国、共四股势力犬牙交错，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残酷激烈。苟且偷生与慷慨壮怀，鱼龙混杂同处京城浮生百绘。堪称继老舍先生《四世同堂》之后，又一部功力扎实、背景深厚的经典之作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宏大叙事的小说，穿针引线的结构人物却是一个拉洋车的文三儿。

文三儿误打误撞救了刺杀日伪官员的军统特务，又稀里糊涂帮了共产党的大忙，卑躬屈膝地拍着日本浪人的马屁，又打肿脸充胖子愣要装出“爷”的模样。尽管小说中，国共、日伪各色人物的角斗诡异莫测，各有春秋，传奇文化和古都风情又引人入胜，拍案叫绝，但是，文三儿绝对是最大的看点：他与骆驼祥子同出车行，身上却有着阿Q的血脉，当人人“怒其不争”，都想啐他一口的时候，站在21世纪的我们却

要反躬自问，我们为草根阶级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小小的日本占领了华夏的广阔沃土，二战期间中共的根据地几乎是全民抗战，国统区却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？

1921年的鲁迅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，痛感国民的麻木和愚昧，写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。然而，站在知识分子和有钱人的立场，痛斥阿Q的自甘屈辱、自甘轻贱、自我解嘲、自我陶醉，让现在的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。

1936年的老舍先生因为同情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，揭示了社会的黑暗，以及草根阶级最后一点希望的毁灭窒息。祥子最后的自甘堕落和游戏人生，似乎是指向了外力环境——在那个国不叫国的社会里，个人的命运能好到哪里去？但是，老舍先生写作的时候，没有料到假如民族受侮的时候，祥子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。

都梁笔下的文三儿，没有鲁迅的阿Q那么深刻，也没有祥子那么绝望悲惨，他自甘堕落却游戏其中，吃喝嫖赌，吹牛打架，起哄架秧子。遇弱逞强，敢亮膀子甩嘴巴；遇强示弱，就地趴下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；脑袋一热，敢拉车支援前线抗日将士；炮弹一响，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……文三儿唯一感到做人也有尊严的时候，是女学生居然也温柔地叫他先生。那时候，他心里也会柔柔地呼唤出被知识分子称为正义和热情的东西。所以，文三儿本质不坏。文三儿的幸运是，他没有活在鲁迅的笔下，只有哀其不幸的份儿；也没有生在老舍的文章里，只有绝望的宿命。他扎根在都梁的小说中，让人们在捧腹大笑的时候，体味那句“老年景儿，谁来当王，百姓还不都是一个味儿”的苦涩。

于是，都梁的小说忽然导出一个沉重的命题：在普天之下莫非

王土的封建半封建社会，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美德缺失，而老百姓的生命、福祉、安全和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，国家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概念（参看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一书也许有更深的理解），公民的责任更是无从谈起。让阿Q奋起反抗、让祥子突破黑暗、让文三儿保家卫国，真的是勉为其难。

好在我们民族中坚是同仇敌忾的抗战力量，他们有主义和使命。他们是向往文明的知识分子，但也有军阀的后裔和拥有万贯家产的梨园子女。他们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，却也印证了文三儿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题。

有意味的是，作者都梁是一个企业家，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，以及市场经济的伦理规则，使都梁像《狼图腾》的作者姜戎一样，在宏观的叙事架构上坚实稳定，价值判断犹如风雨中的老僧坐禅。在微观细节上，尤其是老北京的风情地貌和历史掌故，有着惊人的密度和准确，其丰富圆熟犹如考古学家腋下的那卷地图：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都有方位、地点、因果和新奇……

【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著名出版策划人、文学评论家】

## 人在江湖

都梁

我小时候不算是好学生，做作业时经常心不在焉，为这件事我没少挨老爷子的打，但我仍然不长记性，照样一如继往地把功课做得一塌糊涂，然后便溜出家门去天桥闲逛，混迹于街头巷尾、三教九流之间，那年我还不到十岁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北京天桥的民俗风情虽已开始衰落，但还保留着一些全盛时期的遗风，那时天桥街道的布局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原貌，就连民间艺人们摆场子的位置都是晚清、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。我很幸运，童年时竟赶上天桥时代的尾声，也目睹了它的寿终正寝，到了一九六六年，天桥时代才算是彻底结束。

在我的眼里，当年的天桥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人声杂沓、熙熙攘攘，其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的景象构成了一幅旧京城的民俗风情画。穿行于引车卖浆者流，市井小民之间，耳畔听得是鲜活纯正的市井俚

语，很有人在江湖的感觉。范仲淹把“庙堂”和“江湖”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是有道理的。在我的眼里，天桥就是真正的江湖，那特有的人文景观，都显现出一种独到的历史张力和文化气韵。

当然，上述评价都是我成年后才品出来的，当时我只是个浑浑噩噩的儿童。

大概从那时起，一种朦胧的文学情结就开始在我心底悄悄萌动，当年在天桥的所见所闻，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都在无意中摄入了我心灵的底片。我想，一个人最初的文学意识恐怕是和好奇心联系在一起的，因为好奇，才产生了去探寻新鲜事物的冲动，当一件事已不再新鲜，你又该变着法儿地去探寻更新鲜的事物，就这样循环往复，你的眼界开阔了，想法儿也多了。若是再多读几本书，多走了一些地方，遇到了更多的又新鲜又好玩或是又愤怒又伤感的事，得嘞，这时你可能要产生一种想诉说的愿望，这大概就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。

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，诉说什么？怎么说？既是要说就给人家讲个故事吧，这就是小说。既然编故事就该往好了编，要是把故事编成了裹脚布，那就很容易招人烦。所以，你又该琢磨这故事怎么编才能不招人烦，这就是创作技巧。总之，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有文学创作的原始冲动。你很难设想，一个麻木不仁的人，一个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漠不关心的人会成为一个作家。若是有一天，街上有两位爷在吵架，旁边围了一帮看热闹的主儿，你还别以为这些人都只是闲得无聊，说不定将来这里面会出一两个大作家呢。

我知道，我的文学观很有些“江湖气”，是上不得台面的。有个搞文学评论的朋友总是这样批判我，这老兄平常笑眯眯的像个弥

勒佛，一旦侃起文学便进入一种亢奋状态，言辞之激烈，情绪之冲动，常使我感到恐怖。他言必称卡夫卡、马尔克斯，还喜欢引用名人格言论证自己的观点，说实话，我总是听得一头雾水。很惭愧，若不是他提及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名人曾经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。这位老兄坚持认为文学创作是一门神圣而高深的学问，“你当是个人就能玩一把文学？”这我就不爱听了，谁规定文学必须是高深的？从母亲教你的儿歌到老奶奶讲的大灰狼故事，都可以称为文学。我固执地认为，有人故意把某一行说得莫测高深，完全是出于混饭吃的实际需要，不把这行说得复杂点儿，别人也许会小瞧你。所以你得把这行整得越高深越好，让一般人提起文学就头疼，就肃然起敬。这样，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这碗饭才吃得踏实。

在此我要声明，我热爱文学，决没有要糟蹋文学的意思。我只是不同意有人把文学弄得太深奥，咱中国人有敬业的传统，这我懂，谁也不希望别人小瞧了自己这一行，但你别太过分，过分了就叫故弄玄虚。

我想，文学不该是件复杂的事，你写成一部作品，最好是把它交到读者手中去评判，要是有人花钱买了你的书又看得一头雾水，你还逮住便宜卖乖，说文学就是这么高深，让你看懂了那还叫文学？这话可就有点儿招骂了。

《狼烟北平》是我的第三部作品，坦率地说，我写得很费劲，耗费了不少心血。至于对这部小说的评价，读者说了算，我只能洗耳恭听。反正好也罢坏也罢，我就这点儿本事，谁让我是个业余作家呢？

## |目 录|

第一章	— 001
第二章	— 031
第三章	— 053
第四章	— 073
第五章	— 093
第六章	— 117
第七章	— 143
第八章	— 187
第九章	— 213
第十章	— 243
第十一章	— 281



发晚饭后，陈明泽忽然想起和燕京大学罗云轩教授的约会，他晚上要去罗府拜访。陈明泽是琉璃厂“聚宝阁”古玩铺子的掌柜，今天铺子里收购了一幅古画儿。陈掌柜在古玩行里混了四十多年了，对鉴定文物的真伪很有把握，多年来从没走过眼，只是一旦涉及比较复杂的文史知识，以陈掌柜的学问就有些把握不准了。所以，每当遇到这类疑问，他总是去向罗教授请教。

陈掌柜用牙签剔着牙，吩咐管家老侯通知文三儿备车。一会儿老侯进来回话，说文三儿不在，车倒还在。

陈掌柜一听就火了，他一拍桌子吼道：“给我找去，这浑蛋肯定又去酒馆了，你问问这小子，还想干不想干了？不想干就给我滚……”

陈掌柜还真没猜错，此时文三儿正坐在西柳树井南口的一家小酒馆里云山雾罩地吹呢。

文三儿的面相有点儿显老，肿眼泡，单眼皮，小眼睛总是红红的像兔子眼，眉毛短短的呈倒八字状，脸色焦黄，面皮粗糙，还有几粒浅麻子。一般人看不出文三儿有多大岁数，要是有人问他年龄，他总是狡猾地反问：“您看呢？”于是人家便胡乱猜起来，结论往往大相径庭，有人说他撑死了也就五十，还有的人猜他四十五岁，这常使文三儿感到很沮丧，其实他今年才三十六岁。

文三儿是南横街黑窑厂“同和”车行的车夫，前些日子陈掌柜需要个包月的洋车，文三儿便被车行老板孙二爷派过来。对于车夫来说，这种拉包月的活儿可是个难得的美差，因为主人家管吃住，每月有固定的工钱，逢到主人家有饭局和打牌还有额外的赏钱，有时一个月下来，赏钱比工钱还多，遇到这种活儿，车夫们打破脑袋也要抢着来，可文三儿却不大珍惜。

文三儿到陈家已经两个多月了，陈府上下对他都不大满意，首先是工作态度。洋车夫拉车是有讲究的，先是讲究个架势，双手端车把，弓背弯腰，身子前倾，甩开碎步一溜儿小跑，乘车人斜躺在洋车座上，被节奏分明地轻颠着，浑身的骨节儿都能被颠松了，尤其是饭后，还真能起到化食的效果。可文三儿拉车却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总是把车把扬得高高的，双手轻轻地似按非按，使坐车的人有种被放平的感觉，而且随时有可能仰面翻倒。他在小跑中时常先把车把压低，等跑起来便松开车把，让洋车随惯性向前滑行一段，直到车把高高扬起，坐车人的重心后移快要翻倒时才轻轻压一下车把，这种惊险动作常把乘车人弄得一惊一乍的，很没有安全感。

后来陈掌柜才闹明白，文三儿是在利用重心后移产生的动力节省体力，这小子可真会偷奸耍滑，你倒是省劲儿了，可坐车的人受得了吗，你当是摇元宵呢？

文三儿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太能吃。他个子不高，大约1.65米，人也很瘦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好像总也吃不饱。他吃饭时先挑大碗，饭盛满了还要使劲压，把饭压得瓷瓷实实。有一次陈家吃炖肉，文三儿专挑肥的吃，大块儿的肥肉没见怎么嚼就吞下

去，肚子就像个无底洞，大半锅炖肉转眼就消失了，大家目瞪口呆，真怕他撑死。文三儿蹲在茅房蹲了一宿的稀，第二天饭量一点儿没见少，照吃不误。

陈掌柜早就想换了文三儿，只是一直忙，没工夫考虑这件事。他很腻歪地想，照理说能吃的人都能干，这话到了文三儿这儿就得反过来，不出车时他手往袖子里一揣，四处溜达，横草不拿，油瓶倒了不扶，一点儿眼力见儿也没有。你还能说什么，他是车夫，当然只管拉车。

更可气的是，文三儿一见着做饭的张寡妇，他红红的小眼睛里便射出一道淫邪的光，盯得张寡妇心里一阵阵发毛，感觉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似的。前些日子，张寡妇晾在自己屋里的蓝布裤头莫名其妙地丢了，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除了这挨千刀的文三儿，没有别人。

此时文三儿在酒馆里喝得有些高了，正在满嘴跑舌头。文三儿的酒瘾大，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，可真要喝起来又喝不了多少，顶多三两，一过四两就麻烦了。但凡醉酒之人分两种，有人喝醉了倒头就睡，决不惹事。而文三儿却不幸属于第二种，他通常是二两酒一下肚，脾气立马见长，瞅谁都不顺眼，此时一股优越感便油然而生，话语间也有了高人一等的口气。若是四两酒下肚，情况就会恶化，他平时不敢说的话敢说了，平时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，四九城黑白两道的成名人物，他谁也不尿，逮谁和谁撸胳膊挽袖子，很有些英雄气概。张大帅占北平时，到处都挂张大帅的画像，有一次文三儿又喝高了，竟然指着张大帅的画像指